



作家参考丛书

# 表层生活

〔日〕大冈玲



获第102次芥川文学奖

I313.4  
204  
2  
作家参考丛书

# 表层生活

〔日〕大冈玲著

兰明 郑民钦译

062332



## 表层生活

---

作者：〔日〕大冈玲

译者：兰明 郑民钦

责任编辑：林金荣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刘国庆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06千

印张：6.75 插页：3

版次：1991年10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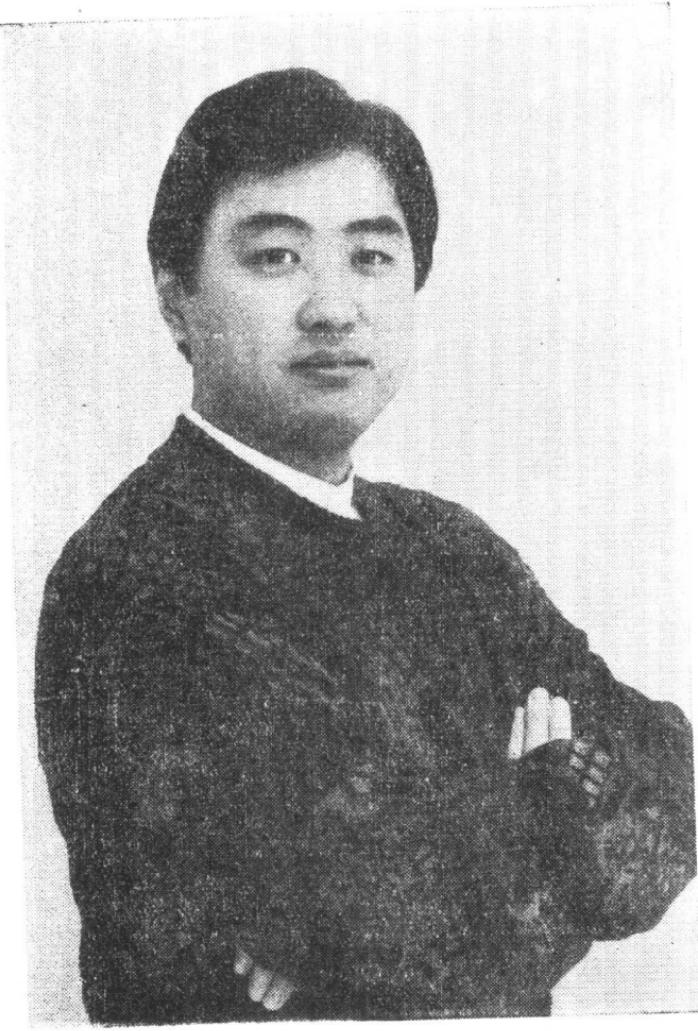
ISBN 7-5063-0032-X/I·31

定价：3.35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大岡 玲

〔日〕《文艺春秋》供稿

## 出版说明

《作家参考丛书》是为满足作家和广大读者的需求，以之作为透视世界思潮和文学潮流的一个窗口而推出的一个系列。

《作家参考丛书》将把世界社会科学各种流派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介绍给大家。书中的观点不尽是我们同意的。但它有利于读者管窥各种艺术态势和文学发展的流向，从而得到适当的启迪和借鉴。

作家出版社

## 寄语中国读者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中国文学曾与欧美文学一样是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那时的我，时而被司马迁的《史记》、尤其是列传所吸引，时而又潜入唐诗的世界里陶冶精神；时而为始自六朝、绵延直至清代的志怪及《西游记》的奇特魅力而如痴如迷，时而又为《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英雄豪侠而兴奋不已。我被中国文学广袤而宏大的世界征服了。故此，当我获悉拙作承蒙兰明女士与郑民钦先生倾力即将与中国读者见面时，实感喜出望外。

显然，中国文学的影响，在这两部作品中也投下了折光。比如在《黄昏播种暴风雨》中对“天气作”形象的设计，即是意在推出中国古代仙人隐者的现代版。而《表层生活》中的主人公“计算机”，也许不妨看作是一心要与伟大的宇宙真理同化、最终却败于自身的软弱、不得不走向破灭的仙界落第生。此外如若穿梭思寻，也许还会发现不少所谓影响的痕

迹。

总之，作为一个现代日本人，我是居住在千百年来受中国文化影响而培育起本国文化的国度中。我想，这样一个我的头脑里构成的这两个小小世界，一定与各位不无关系。

愿各位能够从中获得乐趣。

大岡玲

1991.3.4

## 译序

今年初春，在日本一家杂志上，我瞥见这样一个标题：90年代的文学旗手飒爽登场。再看附在下方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头像，知道说的是不久前继获得第二次三岛由纪夫文学奖后，又跳得龙门——摘取芥川文学奖（第102回）桂冠的大冈玲。

对于与大冈玲早已相识的译者来说，难捺心动的已不是那即将成为他终身符号的什么“奖”，而是那说不定是记者信手写来的一句“90年代的文学旗手”。它使人无论如何想做点儿什么。而当时自己能做、并得郑民钦先生合作做成了的就是读者面前的这个译本。

《黄昏播种暴风雨》所获的三岛文学奖，虽然不及芥川奖名气硬朗，但对于把握、理解作者，却十分要紧。因为作者的问题意识的定位，语言样式的根本成型等，都可以由此读出。比如对于“我”与加代和“天气作”三人生的方式的设计，又比如那乍看

近乎陈旧、细品又见新奇的叙述方式的实验。而那着意配于扉页的17世纪英国幽玄派代表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则不妨说是作者丢给我们的“钥匙与谜”。

关于《表层生活》，作者曾概括说道，它写的是“被‘绝对观念’缠住了的青年的事”。有一天，“我”接到了中学时外号叫“计算机”的同学的电话，他正在利用计算机做各种模拟实验，企图以此说明一切社会现象，接近绝对的现实。他把操作模拟实验作为方法，制作了一些操纵心像心理的录相带进行贩卖，试图借此操纵人们，操纵一切。为进行某种实验，他有意来接近在一所教授恋爱技巧的女子学校工作的“我”。然而他所认为的“绝对现实”是无法接近的，他在自己的现实中一边走着迷魂阵，一边渐渐地崩溃。

日本评论家在评价《表层生活》时认为，大冈玲的成功取决于他的“韧性的、笃诚的追求与新鲜的描写力（田久保英夫）。”而他的出现的意义则在于“不论从文学意义上还是从社会意义上讲，都是对80年代的鲜明的反题（河野多惠子）。”

如果照这样讲，不论我们翻译或是阅读大冈玲，大概都不是枉费时间的。只是翻译中的误译虽然和阅读中的误读同样难免，当今却只有“误读”被

法定为读者的权利，误译则永远不为宽容。故惟请  
行家赐正。

使作者和译者非常高兴的是，这个译本将由作  
家出版社出版。如果它能够首先赢得青年读者的理  
解或置疑或争议，对于作者和译者都将是极大的欣  
慰。最后向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贾惠萱先生和中  
国文联的沈宁先生所给予的协助表示感谢，对作家  
出版社表示敬意。

兰 明

1990年9月于东京

## 目 录

寄语中国读者.....	大冈玲 (1)
译 序.....	兰 明 (1)
黄昏播种暴风雨.....	兰 明译 (1)
表层生活.....	郑民钦译(111)

# **黄昏播种暴风雨**

兰 明 译

But O alas, fo long, fo farre  
Our bodies why doe wee forbeare?  
They are ours, though they are not wee,  
Wee are  
The intelligences, they the spheare.

On man heavens influence workes not fo,  
But that it firft imprints the ayre,  
Soe foule into the foule may flow,  
Though it to body firft repaire.

在我的眼前阔展着的，无疑是夏天的海：遥远水面上跳跃着的白炽的反光，呛人的死鱼气味，悠然地在七彩油圈儿向四处扩散的湾内游玩的鲻鱼群，杂木林中没完没了地唱着一个嘶哑的调子的数不尽的雄蝉。

我已经踩动油门、只待消磨出发前的时光的小型客船上，一边沐浴着海风，一边数完了夏季海边特有的景物。一切具备，无所缺欠，总之，那是炎热的夏。而它使我无论如何不得安宁。

我本该是喜欢夏的。为什么？不知道。总之，那似乎并不是因为受了在诗或小说以及电影中登场的夏的种种象征性形象的影响，也不是在学生时代当漫长的暑假开始时所产生的些微解放感，直接变成了一种癖好。它是一种远为单纯而原始的感觉。

清晨睁开双眼，昨天还一直像是湿淋淋的灰色抹布一样的天空，被几乎要胀破似的厚厚的积雨云推开，正变作透明的蓝。蓝色把烤灼身体的热浪抛到地上。当太阳升到最高位置时，人们都失去了影子，看上去轻飘飘无所依赖。而每当这样的夏天来临，我的情绪便立即昂奋得不可抑制，心脏的鼓动无由地加快了速度，肌肉腱也开始吱吱作响。

然而，在这陌生的港湾和我面面相对的夏，并没有那种所谓的故知重逢的风情。当然，冷淡的并不是对方，而是这里的我。虽然对方频频来约，而我却一味在为任凭消沉的身体和神经的过于不谐调而惊讶；恰似选择了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身体和心情之间丧失了连续。

直到二十几个小时前，我还若无其事地在公司里工作，黄昏来临时，才突然把很可能得不到批准的假条递交给上司。然后回到家中，给还没下班的妻子留下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后，带上简单的行装走出了家门。稍稍清醒些时，已经站在了晨光中陌生的乡村车站。

这种行为，一般很可能被看作是一种无法抑制的强烈动机的突然爆发。然而，在我的情绪中却寻找不到这种紧迫感，有的只是一种茫然的倦意。而这倦意似乎同日常倦意没什么大不了的差异。所以

来在陌生的土地，说来甚至让人觉得是在模仿着什么。

临出发时，又有三位中年妇女和一位带着幼儿的男人上来，船终于有了点儿小客船的意思。当驶出围着港湾的防波堤时，左右摇晃得有些厉害了。比起刺耳的马达声，船速慢得近乎滑稽。船头撞起的浪花，时时溅到脸上、胳膊上，凉得令人惊讶。

三位妇女在对面用胜过马达的高声争相说着熟人的闲话，虽然我不太知道那内容，但对她们讲话时的生硬语调，却印象深刻。我眺望着如果取下四角按上框架便可以称作“天空”的画一样的蓝天。船离港口西行，右后方出现了银辉闪烁的工厂群。几幢烟囱高高耸立着，但似乎没有吐烟。当然，如果是无色烟，话又另当别论了。

不知是否由于生活的大半时间都浪费在处理与可视的高层建筑相关的事项，我的注意力很难转向无形的事物。社长曾在训话中讲到，重视都市诸功能的不可视的软件关联性和人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才是都市规划的要谛。可我心里却在嘀咕，难道果真如此？至少在我脑子里出现的问题，只有建筑的高度与用途，以及它对周围三百米内地区的影响。当然，它的形象，只有在把建筑设计图纸移到工地的过程中，才能捕捉到。然后的一切便都归

时间与人了。而有时他人的意图，会伸来触手，把我的形象摧毁殆尽。一旦如此，我这儿便什么都不见了。

前方出现点点小岛，朦胧得近乎在走向远方。多是倒扣的碗状。我面对着的似乎是最靠前的两个岛中的一个。我正在为确认这一点而注视前方时，膝上突然感到一种温热的重量。我把歪倒的身体扳回到原位，发现同船的男孩儿正盯着我的脸。

我匆忙作了个笑脸，内心却变得异常慌乱。那激烈的摇摆，使我自己也感到惊讶。

“……！……！”

男孩用莫名其妙的大声向我笑着说着。他父亲稍弯着腰凑过来。

“对不起。好不容易能讲话了，不管什么人都想搭话。喂，干什么，你。傻笑什么，快说对不起，到这里来！”

孩子剥章鱼似的勉强从我身边离开后，被带到左斜方的座位。他坐在父亲的膝上，依然充满兴趣地望着我的脸。那父亲晒黑的面孔布满了皱纹，不由地对我赔笑。搭话前还以为他很有点儿年纪了，其实最多不过二十五、六岁，几乎与我同年。发现这一点时，我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此时何以身在海上的理由。